

谈 谈 文 言 翻 译

张伯龄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常要求学生进行翻译文言文的练习，这对学生文言阅读能力和现代汉语表达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是一篇无标点的文言文，要学生先给它加上标点而后再翻译成现代汉语，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那么，该怎样指导学生翻译文言文呢？下面谈些粗浅的体会。

文言文的翻译，也和掌握其它知识、技能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试以《战国策·魏策》上的《南辕北辙》为例，探索一下翻译的规律。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首先通观全文，把握大意。看了全文后，我们通过“欲攻”“闻之”“反”“往见”“臣来”“持其驾”“马良”“用多”“御者善”“离楚愈远”“广地尊名”“犹至楚而北行”等词语和句子，可初步了解原文的大意，它写的是季梁进谏的故事。进谏的原因是“魏王欲攻邯郸”。进谏的方法是用闲谈的方式，讲途中见闻。进谏的目的在于说明“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使魏王不要去攻邯郸。

接着根据对原文大意的理解来断句。断句的第一步是读出停顿，第二步是根据停顿的长短、语气的强弱和意思完整与否，确定应加的标点符号。这段文章，一开始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即季梁进谏的原因。之后，着重写季梁对魏王讲的一段话。这段话首先描绘一个“北面而持其驾”的人同季梁关于“马良”“用多”“御者善”的几次对答；然后是季梁从中得出的结论——“数者愈善”“离楚愈远”；最后指出魏王“欲成霸王”“犹至楚而北行”。根据这几个层次，断句如下：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

也。”

对一篇无标点的文言文来说，如果能正确地加上标点，可以说就已经基本上读懂了；因为只有正确的理解了，才能有正确的标点。

下一步是用现代汉语来译述。如何译述呢？把握住古汉语在字、词、句方面的突出特点，是翻译文言文的科学依据，也是翻译文言文的一把钥匙。

古汉语的特点，概括起来最突出的是：通假多、词性活、词义多、省略多、倒装多。

通假多。这是古汉语在用字方面的特点。通假，就是通用和假借。如《鸿门宴》中“张良出，要项伯”的“要”，同“邀”；“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的“倍”，同“背”。在翻译时，就要弄清这一类词的通假关系，才能正确译出它们的意思。

了解了这一特点，再看看《南辕北辙》，对其中表面看来难于理解的词就豁然开朗了。如“中道而反”的“反”，同“返”，即返回。“衣焦不申”的“焦”，同“憔”，即憔悴，这里是“皱缩”的意思；“申”，同“伸”，即“伸展”、“平展”的意思。知道这些字是通假字，就不会把“反”理解为“反对”“相反”，把“焦”理解为“烧焦”，把“申”理解为“申明”或“申请”了。

附带说明，这里既说通假字，又说“这一类词的通假关系”，是因为当甲字是乙字的通假时，甲在声音、意义上都同乙，和乙的词性、词义完全相同，我们从形体不同的角度，称作字，从声音、意义、类别相同的角度，称作词。当字与字有通假关系时，也就成为词了。

词性活。这是古汉语在词法上的显著特点。所谓词性活，就是词性不定。虚词是这样，实词也是这样，有的还跨虚词与实词两类。例如“之”是个文言虚词，但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它就有不同的词性。在“欲诛有功之人”（《鸿门宴》，下同）中，它是助词；在“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中，它是代词；在“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中，它是动词；在“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六国论》）中，它是连词。再如“目”是个实词，在“瞋目视项王”（《鸿门宴》）中，它是名词；在“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张衡传》）中，它是动词。古汉语就是这样，名词可以作动词，形容词也可以作动词，动词可以作名词，形容词也可以作名词，甚至名词用作副词等等，都是词性活的表现。翻译之前，根据语法规律，揣摩一些词的词性，有助于理解它们的意思。

了解了词性活的特点，再看《南辕北辙》。先看“之”字，在“季梁闻之”中，它是代词，指魏王攻赵这件事；在“我欲之楚”中，它是动词，“往”、“去”的意思；在“此非楚之路也”和“国之大，兵之精锐”中，它是结构助词，相当于“的”字。再看“数”字，在“此数者愈善”中，它是数词，念 shù，是“几”的意思；在“王之动愈数”中，它是副词，念 shuò，是“屡次”的意思，这里引申为“频繁”的意思。还有“王”字，在“往见王曰”中，它是名词，“国王”的意思；在“离王愈远耳”中，是名词用为动词，要念 wàng，是“建立王业”的意思。此外，“广地尊名”中的“广”和“尊”本是两个形容词，这里都用为动词，是“使土地宽广”、“使名声尊大”的意思。

词义多。这是古汉语在词法上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词义多，即一词多义。这不仅是由词性活带来的，而且即使属于同一词性，也有多种意思。如“负”字，在《廉颇蔺相

如列传》中都用为动词，但词义在不同的句子里却各不相同。在“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中，它是“承担”的意思；在“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中，它是“违背”的意思；在“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中，它是“对不起”的意思；在“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中，它是“倚仗”的意思；在“肉袒负荆”中，它是“背着”的意思。另一种是多音多义词，由于同一个字，读音不同，词义也就不同，这也是古汉语词义多的一个原因。对这一类多义词，在翻译的时候，就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从若干个词义中选用一个最适当的。

据此再看看《南辕北辙》。“王”，同是名词，在“魏王欲攻邯郸”中，它是“国王”的意思；在“动欲成霸王”中，它是“王业”的意思（霸王，指霸业和王业，这是儒家学派两个常用的政治术语）。“而”，文中同是连词，也有不同的词义和用法：在“方北面而持其驾”中，它表偏正关系，把修饰性的词语“北面”连接到动词“持”上，可不译；在“犹至楚而北行”中，它表转折关系，相连接的“至楚”和“北行”两者在意思上相反，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却”的意思。再如“吾用多”的“用”，不是动词、介词，而是名词，当“资用”、“路费”讲。此外，读音不同的多义词，除了在“词性活”中谈到的“数”字外，还有“行”字，在“见人于大行”中，它念 háng，“大行”即“大路”的意思；在“犹至楚而北行”中，它念 xíng，是“走”的意思。

词性既活，词义又多，怎么判断？最根本的原则是“词不离句，随文解词”。就是说，要根据全句的语法结构来判断一个词的词性，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判断一个词的词义；一个词究竟是什么词，当什么讲，离开了句子，离开了上下文，就无法讲清楚。

省略多。这是古汉语在句法上的显著特点。文言文的省略成分，比起现代汉语的省略成分来，要突出得多。在文言文中，主语、谓语、宾语的省略，介词的省略，量词的省略，介词所介的宾语省略，都是最常见的。由于省略多，自然就形成了意思上的跳跃大，乍看起来，连接不上，难于理解，译不成句。其实，只要我们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出来，不连贯的地方就连贯起来了，意思也就好理解了。翻译出来的文章，在行文上，补充的成分，一般要加上括号（方括号或圆括号均可）。

下面看看《南辕北辙》的省略成分：

一、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而持其驾，告臣曰：……

这是四个分句。第一句是完全句，“臣”是主语，“来”是谓语。第二句是简略句，主语“臣”承前省略，“见”是谓语，“人”是宾语，“于大行”是补语。第三句也是简略句，省略了主语，它的主语是第二句中“见”的宾语“人”。第四句也省略了主语“人”，即那个“北面持其驾”的“人”。这些省略，在翻译时按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有的也可以省略，有的则必须补充出来。这四个分句，第二句的主语可以承前省略，第三句的主语必须补充出来，第四句的主语又可以承第三句的主语而省略。因为前两句主语相同，后两句主语也相同。翻译出来应该为：“刚才我来时，在大路上看见〔一个〕人，〔他〕正面对北方拿着缰绳驾他的车，告诉我说：……”

二、写季梁和“北面而持其驾”的人对话，“臣曰”是完全句，三个“曰”是简略句，省略了主语“他”（或“那个人”），译文要补充出来。

三、犹至楚而北行也。“北”后省略了介词“向”或“面”，即“犹至楚而北向行也”。“北向行”，即“向北行”，也就是向北走的意思。

四、季梁的对话中，两次用“……虽……，此非楚之路也”的句式。这个转折复句的后一个分句，省略了关联词语“然而”之类的词，翻译时要补充出来，译作：“……虽然……，〔但是〕这不是〔通向〕楚国的路啊！”

倒装多。这是古汉语在句法上的又一显著特点。文言文的倒装，常见的有疑问代词作宾语的倒装，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的倒装，介词结构后置的倒装，以及其他词序的倒装，在翻译时，应按现代汉语的习惯，把倒装的成分顺置。

根据这个特点再看看《南辕北辙》，文中也有倒装。“方北面而持其驾”中的“北面”，是“面北”的倒装，即面朝北方的意思。译为现代汉语要改变词序：“面朝北方拿着缰绳驾他的车”。“将奚为北面”中，“奚”是疑问代词，作介词“为”的宾语，这个宾语倒置在介词前面，译为现代汉语也要改变词序为：“为什么要朝北呢”。另外，“见人于大行”和“举欲信于天下”中，“于大行”和“于天下”两个介词结构，后置在动词之后，译为现代汉语也应改变词序为：“在大路上看见〔一个人〕”和“做的事情要在天下取得信任”。

根据文言句法的特点，把省略的成分补出，把倒装的成分顺置，译文就能做到前后连贯，文从句顺。

除了以上谈的要根据文言文在字、词、句方面的特点掌握翻译规律之外，译文还还必须注意两点：

一是忠于原意。译文要符合原文精神，不走样，不曲解，不拔高。如把“今王动欲成霸王”译为“现在国王的行动是想当霸王”，就失了原意，就是走样。如把“方北面而持其驾”中的“方北面”，解释为“面北方”的倒装，就是曲解（因为“方”是时间副词，“正在”的意思）。至于拔高，指的是用今天的思想认识去理解古人的论述，添枝加叶，无限提高，这更是不应该的。

二是尽量直译。翻译有意译和直译两种。转述大意或言外之意，统摄原意，另铸新辞，是意译。古今对照，文白对照，对号入座，字字落实，是直译。意译只求传神达意，直译要尽量保持原文的语序、句式和风格。如“头尘不去”一句，译为“灰尘满头顾不得洗去”，是意译；译为“头上的尘土〔也〕不〔洗〕去”，是直译。直译可以看出译者对原文词句的理解是否准确，所以考试时一般都要要求直译。但有时，完全直译会影响原意的表达和语句的畅达，为了不以词害意，就要以直译为主，对一些句子或句子中的一些词语作适当的意译。

此外，译文还要力求明白流畅，合乎普通话的规范。

综上所述的方法和原则，得出《南辕北辙》的完整译文如下：

魏王想要攻打邯郸，季梁听到这个消息，中途返回〔魏国〕；衣服皱了〔也〕不弄伸展，头上的尘土〔也〕不洗干净，〔就〕去见魏王说：“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大路上看见〔一个〕人，正面对北方，〔手里〕拿着缰绳驾他的车，告诉我说：‘我想要到楚国去。’”（下文转入75页）

点都是分论点，也是第四个论点的论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篇文章的分论点，有时也很重要，需要充分论证。但它只是一个重要论点，并不是中心论点。在教学实践中，把一篇文章的重要论点误认为中心论点是常有的事。如毛泽东同志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仅有六百余字的文章，由于短小精悍，博大精深，一气呵成，结构严密，如果不认真分析文章众多论点的相互关系，就难以把握其中心论点。有不少人认为该文的中心论点是：“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这是不准确的。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方面是过去宣传“人多好办事”这种片面性已在一部分同志中根深蒂固，因而一看见这个重要的论点就认为是中心论点；另一方面是从逻辑上搞不清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关系。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关系怎样？我们认为，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从概括形势入手引出的：“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在这一句中心论点之前的三句话“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各项革命“正在向前奋进”，是证明、确定中心论点的事实论据。以下的都是分论点（或证明分论点的论据），是从道理上分析和证明我国在短时间内可能赶上资本主义大国的原因。这些分论点主要是：“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个决定的因素”；“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很显然，这些论点是论证、说明中心论点的，概括起来就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了，思想解放了，所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如果按照有的教学参考资料上的分析，认为“除了党的领导外，六亿人口是个决定的因素”，那么所谓“决定的因素”是决定什么呢？总之，复杂的论说文的论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仔细地剖析，才能辨明清楚。

（上文紧接79页）我说：‘您往楚国去，为什么要朝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好，〔但〕这不是〔通向〕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虽然多，〔但〕这不是〔通向〕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车夫能干！’这几个条件越好，离开楚国就越远。今天大王的行动〔是〕想建立霸业和王业，做的事情〔是〕要在天下取得信任；〔您〕却依仗国家的强大，军队的精锐，去攻打邯郸，来扩大疆域，抬高声望。您用兵越频繁，距离建立王业〔的目的就〕越远，正象〔要〕到楚国却往北走一样的啊！”

至此，整个翻译过程才算完成。上面所说的翻译的依据、原则、方法和过程，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

文言翻译，有规可循：通观全文，把握大意；逐层推敲，句读分明；字有通假，留心辨认；词性很活，词义不定，词不离句，随文解词，判明词性，选定词义；倒装顺置，省略补清，语气连贯，文从句顺；忠于原意，尽量直译。